

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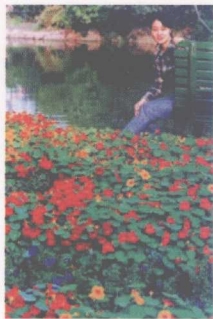
殷健灵 著

哭泣精灵

KUQIJINGLIN

中国版《彼特·潘》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殷健灵，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代表作家之一。70年代初生于上海，天蝎座。法学学士、文学硕士、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做过女性杂志主编。2003年起供职于《新民晚报》。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。

18岁发表处女作，以青少年文学作品为主，兼写女性散文、纪实文学。她以女性特有的观察力、敏锐细腻以及清新雅致的文字，道出少年人成长的困惑、失落、欣喜与收获。探悉少年人隐秘曲折的心理世界是她所长，她的作品视角独特，风格典雅、宁静，文字直逼人心，深受10岁-35岁的读者喜爱。

曾获“巨人”中长篇儿童文学奖、冰心图书奖大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、第四届上海市“十大文化新人”等奖项。

我并不满意自己的少女时代。如果让我从头来过，我会是怎么样？我曾不止一次自问。——我会更张扬天性；我会勇敢表达我需要爱；我会剔除束缚做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；我会问我想问的看我想看的说我想说的，痛痛快快地道出困惑无望和失落……我知道，自己曾是那样的封闭压抑，尽管那时的我看上去常常充满阳光面带微笑。

——殷健灵



如果谈论成长文学，我以为，在当下的作品中，她（殷健灵）的作品是最应该得到关注的。她一直在苦苦地寻找成长的奥义。在各式人等中，她的少女形象，是我们不可忽略的。

——北京大学教授、著名作家 曹文轩

在健灵的作品中，渗透着独到的人生发现。她作品中揭示的有些人生奥秘，至今还知者不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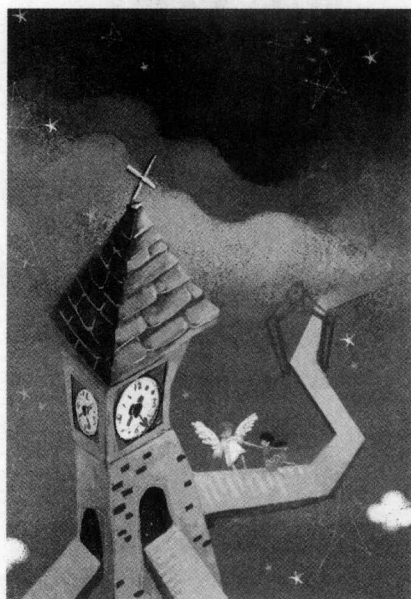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文汇报笔会主编、著名文学评论家 刘绪源

大约在十年时间内，殷健灵成功地实现了长篇少年小说创作的“三级跳”。对殷健灵来说，我想即使今后她再也不写儿童文学了，她的《纸人》等优秀作品为她赢得的文学史的地位，也是已经确定的了。

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
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樊发稼

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

哭泣精灵



中国版《彼得·潘》

殷健灵 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哭泣精灵 / 殷健灵著. 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7.1
(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)
ISBN 7-221-07627-8

I . 纸 ... II . 殷 ... III 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
—当代 IV 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00325 号

哭泣精灵

殷健灵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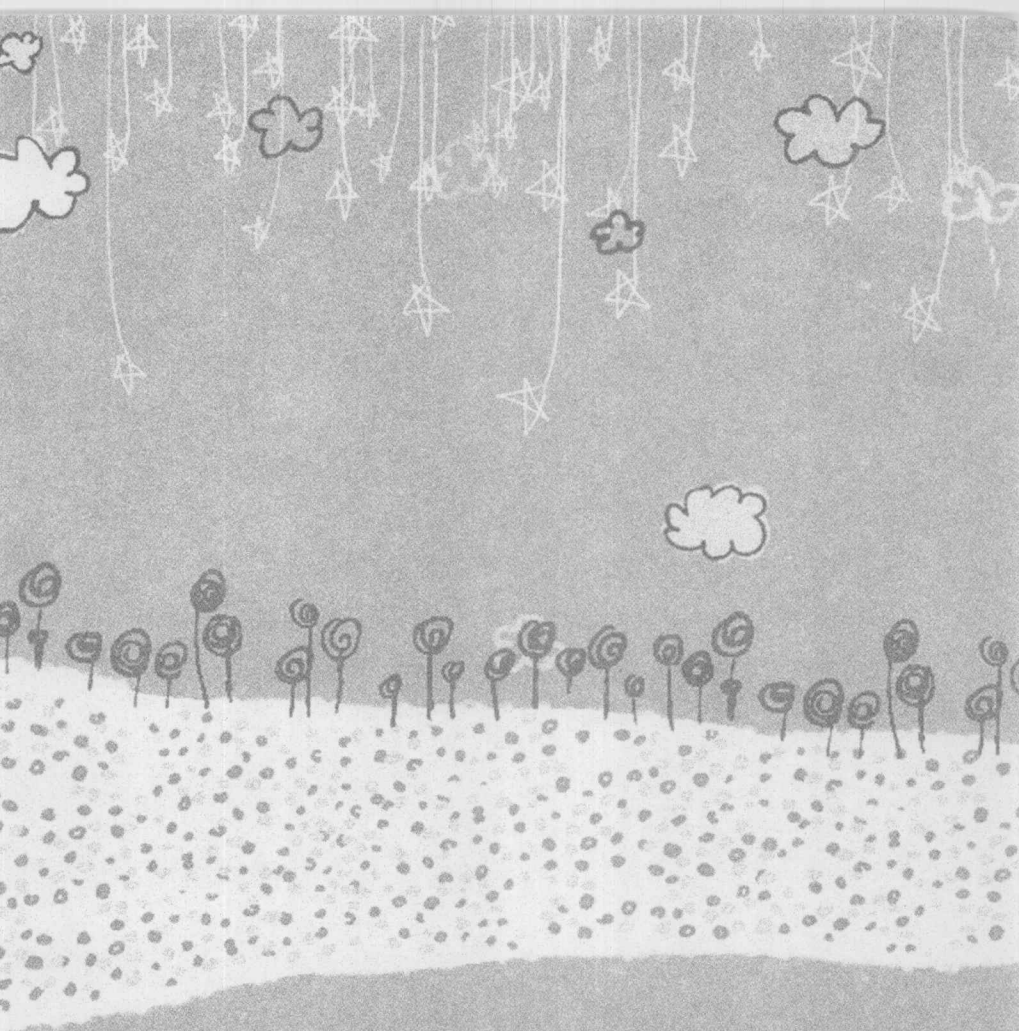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人 | 曹维琼 |
| 策 划 | 远流经典 |
| 责任编辑 | 钱海峰 李奇峰 |
| 设计制作 | RINKONG 平面设计工作室 |
| 出版发行 |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(0851-6823539) |
| 地 址 |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|
| 印 制 |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|
| 版 次 | 2007 年 2 月第一版 |
| 印 次 |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|
| 开 本 | 215mm × 140mm 1/32 |
| 书 号 | ISBN 7-221-07627-8/I·1547 |
| 定 价 | 12.00 元 |

如发现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。

目 录

Contents

一	妈妈出走了	5
二	精灵丁冬闯了进来	21
三	钟楼里的幽密世界	35
四	回家吧妈妈	65
五	时空隧道里发生了可怕的大事	87
六	丁冬泪如雨下	119
尾	声	145
附	录	150



— 妈妈出走了

睡着前，她好像听见自己的身体里面“咔嚓”一声，像是玻璃碎裂的声音，还有一点隐隐作痛。她挣扎着想醒过来，却有一只手硬要把她拽到睡梦中去了……

— 妈妈出走了

米粒儿总是在晚上九点的时候准时上床，因为妈妈说小孩子需要充足的睡眠。妈妈坐在米粒儿的床边，轻轻地在她的背上打着拍子，米粒儿的手指不经意地触到妈妈的丝绸睡袍，滑滑的、凉凉的，像鱼的身体。其实，米粒儿早就不用妈妈这样哄自己睡觉了，她已经9岁了，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了。现在，她喜欢一个人躺在黑暗里，闭着眼睛想一些白天的事情，比如今天琴老师摸了一下她的小辫子，很惊喜地说：“啊呀，米粒儿，你的头发好漂亮哦！”米粒儿喜欢这样的感觉，她的头发上长时间地留着琴老师的体温和气息，这让她的有一种痒痒的舒畅。米粒儿感动的时候，心里面就是这样的感觉，好像有可爱的

小虫爬过，浑身都会通了电似的兴奋。

米粒儿假装摸着妈妈的睡袍睡着了，她想妈妈过一会儿就会走开。妈妈的睡袍摸起来好舒服啊，可是爸爸为什么不喜欢呢？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，爸爸忽然说：“敏，你换件睡袍吧，那件丝绸的太滑腻了。”敏是妈妈的名字，妈妈这时候正在盛汤，听见爸爸的话，妈妈的手抖了一下，汤汁就晃到了地上。妈妈马上用布去擦，脸涨得通红。米粒儿知道妈妈不高兴了，爸爸和妈妈从不在她面前争吵，至多是两个人低下头去不吭声，说话别别扭扭的。他们都是知识分子，不会做吵架之类没有教养的事。可是妈妈为什么老是不肯换那件丝绸睡袍呢？这让米粒儿有些费解。

每次睡觉前，妈妈总爱在米粒儿的房间里磨蹭。妈妈的卧室可比米粒儿的强多了，他们有宽大的睡床，那是米粒儿见过的最美丽的床，床罩是妈妈去德国参加儿童书展时带回来的，尽管爸爸没有表示出太大的惊喜，米粒儿却在上面蹦达了好几下。那是一条色彩奇特的床罩，像是倒翻了颜料瓶，可每一个色块都拼接得那么自然。结婚真好啊。米粒儿闭着眼睛想，长大了她也要结婚，如果她是妈妈早早地就该回房间了。可妈妈一直站在床边，没有动，好像是被什么巨大的力量攫住了。有一滴温热的水掉在米粒儿的手背上，米粒儿的手抽动了一下，继而又听见软软的拖鞋底擦过地板的声音、门掩上的声音。米粒儿忽然意识到，滴在自己手背上的水，是妈妈的眼泪。

这滴眼泪唤醒了米粒儿藏在深处的记忆。在她两岁



的时候吧，妈妈和她在一处山坡上戏耍，她跌跌撞撞地绕着妈妈跑来跑去，小疯子一样地笑着。她那样子一定怪可爱的，妈妈忽然一把拉住她，紧紧地搂在怀里。她的一只手按着胸口，气喘着说：“米粒儿，我好羡慕你呀。”然后，就有一滴湿湿的温热的东西掉在米粒儿的脸上。妈妈为什么哭，米粒儿不得而知，她常常不能明白，大人为什么哭泣？小孩子因为疼、伤心、委屈、无助而哭，大人却不仅仅因为这些。

也许，现在我们该介绍一下米粒儿和他们住的房子了。

米粒儿出生的时候的确让她的爸爸和妈妈高兴了一阵子。在他们结婚后的一年里，出了一点小问题：他们惊讶地发现，结婚和恋爱原来并不是一回事，除了一些鸡毛碎皮的事要操心之外，他们之间的谈话也不如以前多了。两个人的心思都像笔直向前开的列车，怎么都交不到一起。可是这时候，米粒儿来了。爸爸因为有了米粒儿就有点得意，他坐在妈妈的床沿上看女儿吃奶，“咦咦”地惊讶了半天，说：“这么小的人怎么会吃东西啊。”妈妈用很温柔的眼神看了爸爸一眼，这样的眼神只有做了母亲的人才会有。这是她结婚后最幸福的时光。

米粒儿长到九岁，还是个小个子。她并不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，鼻子有点翘，上面有几点稀疏的淡褐色的雀斑，嗓音是细细柔柔的，有点像动画片里的小孩的声音。米粒儿上课的时候不太敢举手发言，她把手缩在台面下，露出几根手指，不像同桌兜兜总是勇敢地把手举过头顶，

还急吼吼地把屁股抬起来。可琴老师还是爱点米粒儿的名，米粒儿知道老师喜欢她。有几次，琴老师都摸着她的头问她：“米粒儿，你的家一定很幸福是不是？”米粒儿点点头，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细细的缝，灼灼的太阳光很眩眼，米粒儿觉得眼前有五彩的光圈在飞。米粒儿想，自己真的是幸福的，她没有和别的小孩比较过，但她相信自己是幸福的。

在外企当工程师的爸爸给她买很贵的“米奇妙”书包和铅笔盒，他们的食品柜里从来都是放进口的包装华丽的糖果和糕点。妈妈是写儿童书的作家，她在家里上班，不过在电视上和报纸上常常能见到她，妈妈写的儿童书总是得奖。但米粒儿有时候觉得爸爸和妈妈是两种人，他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往往不说话。起初，妈妈总是央求爸爸和她一起看原版的影碟，爸爸每次都在看到一半的时候睡着，后来，妈妈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看了。爸爸老是出差，每回都给女儿带稀奇的礼物，却总忘记给妻子带礼物。每一次，妈妈都倚在门边看着爸爸向米粒儿展示那些精美的礼物，妈妈的脸上笑着，似乎是很开心的样子。但有那么一秒钟，米粒儿看见妈妈忽然不笑了，而是垂下眼睑，眼眶里有什么亮亮的东西闪动了一下。爸爸也看见了，但他就像没看见一样。可是，这些算得了什么呢？它们只是夏日里最微弱的风，轻轻拂过米粒儿的心田，不留一丝痕迹。至少爸爸和妈妈在米粒儿面前从不高声争执，有几次，两个人的表情都有些僵硬了，可他们看了看边上的米粒儿，又努力地颜悦色起来。

米粒儿的房间在北面，和爸爸妈妈的房间隔了一条长长的走廊，在走廊的墙壁上挂满了米粒儿的画作，还有妈妈买回来的一些奇怪的饰物。其中有一件东西是这样的，它是用动物的头骨做成的脸谱，上面缀了金属的装饰，骨头好像有些年代了，泛出烟渍一样的颜色，晚上看起来有点阴森恐怖。爸爸不喜欢，可妈妈舍不得拿掉，说这是艺术。

他们的房子坐落在这个城市最好的社区，以前这里是租界，住在这里的人大多用优雅的声音讲话，而且步履轻盈。米粒儿不懂这些，但她还是喜欢他们的房子，穿过几条马路就是黄浦江了。到了静谧的晚上，米粒儿甚至听得见江上温柔的水声，那是一些让你感觉很光滑的声音，像一只柔润的手抚摩你。还有旷远的轮船的汽笛声，“呜——呜——”地鸣着，仿佛承载了几个世纪的梦。只要米粒儿醒着，她就会蹑手蹑脚地爬起来，赤脚跑到窗边，看看天上的星星和几条路外的黄浦江，可她望不见江，只能望见江边高高矗立着的海关钟楼。那座庞然大物已经在那儿站了一百年了，整个城市的人几乎都能听见它的钟声，那声音穿透空气，飘到很高的天上，久久不息。米粒儿的心便微微一颤，仿佛是应了那钟声的鸣唱，然后就有一点湿温暖暖的东西从心里汩汩地冒出来。

这是让米粒儿感到熟稔的钟声，她在出生以前就好像听见过了。

米粒儿在钟声里沉沉地睡去。

米粒儿醒来的时候，太阳光已经透过窗帘的缝隙爬到

她的床上。楼下传来汽车轮子碾过路面的声音，还有老人们在街沿上做气功时放的音乐，那种音乐软酥酥的，让人听了昏昏欲睡。米粒儿又要睡着了。

妈妈站在米粒儿的床边看着她。妈妈的样子和平时有点不一样，她的脸色绯红，眼睛肿得像核桃，她的手指在胸前绞着，眼神也怪怪的，像是要把米粒儿牢牢粘住。有一本书里说，凡是好妈妈，晚上都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在孩子睡着以后搜检他的心思，让白天弄乱了的心思各就各位。假如你能醒着，你就能看见你的妈妈做这些事，那就和打理抽屉差不多。你清早醒来的时候，临睡时揣着的那些个顽皮的念头和坏脾气都给叠得小小的，压在心思的底层。而在上面，平平整整地摆着你的美好的念头。可是今天，米粒儿断定，昨晚妈妈一定忘记做那件工作了，在她的目光触到妈妈的眼神的一刹那，她所有的藏得好好的心思都纷乱起来，像秋天被风乱吹的叶子。

妈妈就这么定定地望着米粒儿，她看上去，下巴像是削尖了，脸色黄黄的，眉心紧紧地锁着。米粒儿想，要是有一把钥匙就好了，就可以把那把锁打开了。她还是穿着那件宽大的丝绸睡袍，睡袍里的身体好瘦哦。

“米粒儿，妈妈，妈妈要搬出去住了。”妈妈抿了抿嘴唇，花了很大的力气憋出一句话，说完，就用手指捂住嘴唇，很内疚又很担心地看住米粒儿。

“我不懂你说什么，妈妈。”米粒儿说。

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穿小孩子的心思，他们的心思一般都是浮在那里的，有时候会转圈，有时候会跳舞，还会

笑，哪怕是在梦里，当然有时候也哭，尽管也有眼泪，但那不是真的哭，那种哭跟笑差不多，是一种有趣的游戏。可是现在，听着妈妈的话，米粒儿的心思像滑滑梯一样突然跌落下来，有一种失重的感觉。这是米粒儿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感觉，可惜一点不好玩。

米粒儿说完，就把脸朝向墙壁，她不想看妈妈。

“妈妈再也不想和爸爸住在一起了，如果继续和爸爸住在一起，我会很难过……”妈妈有了低声的啜泣。

天好像一下子颠倒过来。

米粒儿跳将起来，抓过床头的粉红色的毛衣——那是妈妈织的，从后面搂住妈妈：“那我也去，带上我。”米粒儿想，妈妈是在和她开玩笑，让妈妈哭并不是件很难的事，她一个人看着电视也会哭。

可是妈妈似乎并没有和她开玩笑的意思。她把米粒儿的小手捏住，妈妈的手心湿漉漉的，还有一点发抖。

妈妈让米粒儿起来去刷牙，她自己跑到隔壁的房间去换衣服。米粒儿经过大卧室的时候，看见爸爸抱着头坐在沙发上，头发被他弄得乱乱的，那条好看的床罩软塌塌地躺在地上，变得很难看。有一股冷飕飕的风从大卧室里透出来，那是一种带了水分的寒气。米粒儿在门口叫了一声“爸爸”，没有进去，她被那股寒气挡在外面。爸爸抬了抬头，没有作答。

米粒儿在洗漱间刷牙，她故意把自来水开得哗哗响，水流到了地砖上，可没人搭理她。

房间里的衣柜噼里啪啦地响了一阵，妈妈走了出来，

她穿了一条灰色的裙子，棉制的，领口开得很低，露出很苍白很漂亮的锁骨。妈妈的手上提了那只出国用的米色的箱子，箱子上贴了几张粘纸，那是米粒儿贴的。现在粘纸的角已经磨损了，像挂花的小孩的脸。妈妈放下箱子，对米粒儿牵动了一下唇角，凄惨地笑了笑。

米粒儿拽住妈妈的衣襟，紧跟几步走到门口，她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：“不可以不走吗？”米粒儿依旧没有清醒过来，她宁愿相信妈妈是在演戏。

妈妈说：“妈妈以后会告诉你的，你好好在家呆着。”妈妈跨出门的那一刻，目光越过米粒儿的身体飞到了大卧室里，可爸爸没有追出来。

米粒儿想，爸爸追出来妈妈就不会走了，爸爸为什么不追出来呢？

妈妈轻轻地推开米粒儿，把门带上了。然后米粒儿就听见飞奔下楼的声音，妈妈提着大箱子怎么跑得起来呢？可米粒儿真的听见妈妈跑下去的声音，那声音很闷很闷，敲在米粒儿的心坎上，每一记都在米粒儿的心上打下一个浅浅的小凹坑。

爸爸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米粒儿的身后，头发乱蓬蓬的，睡衣的一个纽扣松开了。

“把妈妈追回来好吗？”米粒儿摇摇爸爸的手。

爸爸把她的手甩开，叹出长长的一口气：“随她去吧。”

早餐是妈妈做好了，烤过的面包片里夹了粉红色的火腿和一小瓣生菜，碟子里是煎得很嫩的荷包蛋，蛋黄还